

法国掠影

A Little Tour in France



1882年10月底，亨利·詹姆斯在巴黎之外的法国市镇完成了为期六周的旅行。这次短暂的旅行从图
开始，向西南方向穿过普罗旺斯，然后向北，沿涨水的卢瓦尔河行至勃艮第，途经近四十个地方。这一路
留下的所见所感所思，于1884年结集成书，1900年修订再版，就是我们这本《法国掠影》。

这本书自问世以来，一直畅销不衰……

[英] 亨利·詹姆斯 著

宜芸 译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法国掠影

A Little Tour in France

[英] 亨利·詹姆斯 著

宜 芸 译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陆丽云

封面设计：正 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掠影 / （英）亨利·詹姆斯 著 宜芸 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060-6323-4

I. ①法… II. ①詹…②宜… III. ①游记—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 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7228 号

法国掠影

FAGUO LUEYING

（英）亨利·詹姆斯 著 宜芸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1.5 插页：2

字数：232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5060-6323-4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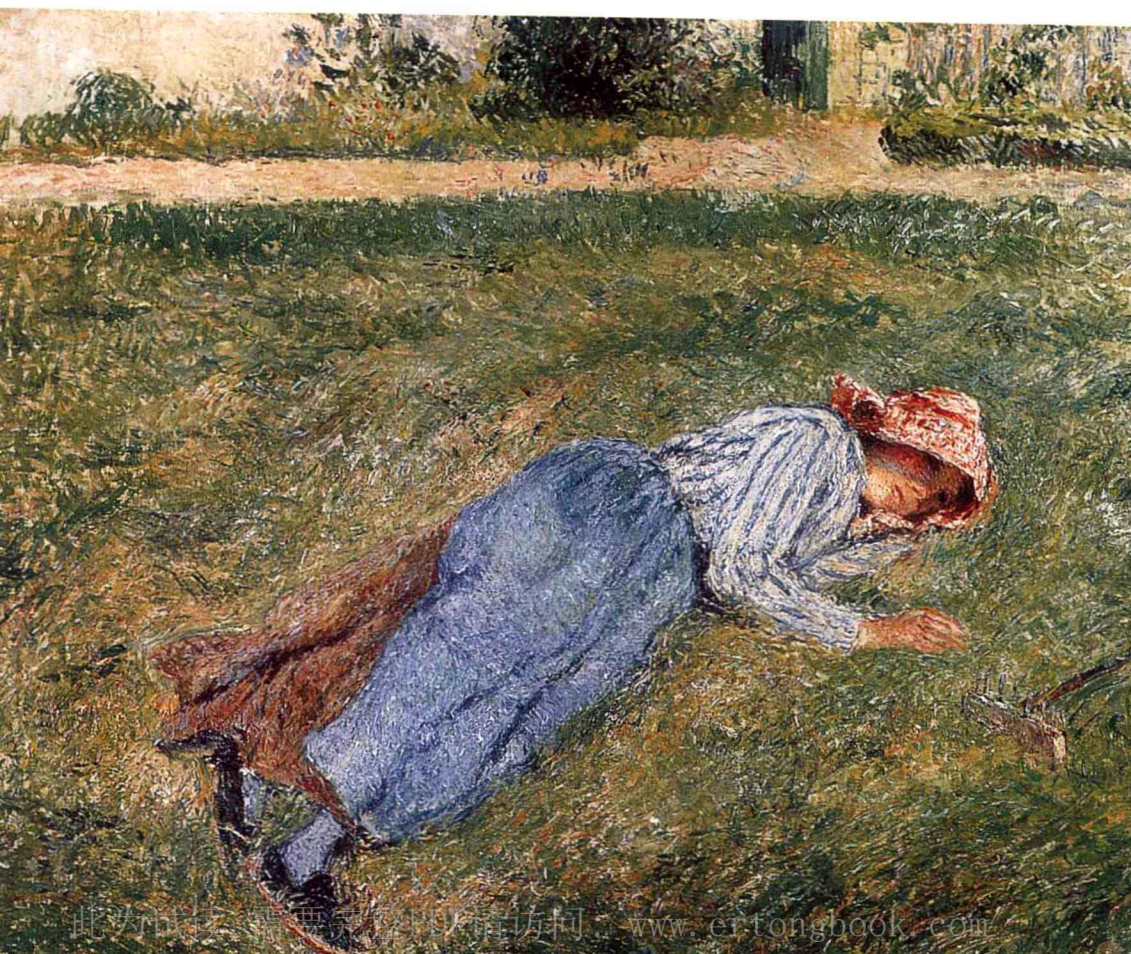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FRANCE

毕沙罗《蓬多瓦兹草地上休息的农家女孩》(1882年)





毕沙罗《蓬多瓦兹附近的瓦兹河》(1873年)

毕沙罗《蓬多瓦兹的草垛》(1873 年)





毕沙罗《午后的迪耶普集市》(1901 年)

编者的话



1882年10月底，亨利·詹姆斯在巴黎之外的法国市镇完成了为期六周的旅行。这次短暂的旅行从图尔开始，向西南方向穿过普罗旺斯，然后向北，沿涨水的卢瓦尔河行至勃艮第，途经近四十个地方，包括图尔、布卢瓦、舍农索、布尔日、南特、普瓦提埃、纳尔榜、阿维尼翁、第戎等等。这一路上留下的所见所感所思，于1884年结集成书，1900年修订再版，就是我们这本《法国掠影》（A Little in France）。

亨利·詹姆斯是何许人也？他的《法国掠影》是怎样一部著作？而我们又为什么要在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出版这部著作？要知道，一百多年的时光，足以让沧海变桑田，更何况是过去不久那个动荡的世纪。斯人已逝，很多景致早已被历史和战争抹去，很多城镇和建筑也早已历经变迁，甚至可以说，亨利·詹姆斯所触摸的那个法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深处。

我们要说的是，文字的价值，就是让已经消失的留住，变成永久的记忆和人类精神家园的一部分。更何况是亨利·詹姆斯大师的文字！虽说是“掠影”，是匆匆游过，兴之所至，又率性评说，完全看彼时彼地的感受，凭个人好恶，书中处处流露出这样的“真性情”；但也正因为是亨利·詹姆斯的“真性情”，这匆匆“掠影”，就成了“惊鸿一瞥”，从而成就了游记作品中的经典之作，自问世以来，一直畅销不衰。

1882年的亨利·詹姆斯，已经39岁，接近不惑之年。的确，这一年，一般被视为亨利·詹姆斯文学事业两个阶段的分水岭。在前一个阶段，出身于纽约殷实的知识分子家庭的亨利·詹姆斯，有一个哲学家、神学家的父亲老亨利，一个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的哥哥威廉·詹姆斯。他已经受到良好的教育，可以经常往来于大西洋两岸并已经迁居伦敦，结交的都是爱默生、霍桑、萨克雷这样的大家。他醉心于探索美国与欧洲社会及文化的交互作用，探索具有丰富历史、艺术传统但却日渐腐败、自大的欧洲文明对于天真的美国人的影响，并发表了关于这一主题的小说《一个女士的画像》（1881）。这部小说连同《黛西·米勒》、《美国人》、《欧洲人》等小说一起，让他在大西洋两岸一举成名。

当然，这儿也可以提一下，在此后的阶段，亨利·詹姆斯正式定居伦敦，在那里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生活，并在去世前一年成为英国公民。他的关注点，则转向艺术与生活、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矛盾，并在世纪之交已届花甲之年时焕发青春，达到创造力的巅峰，写出了《鸽翼》（1902）、《使节》（1903）

和《金碗》(1904)三部巨著,从而奠定了名家地位。在兰登书屋1996年评选的20世纪百佳英文小说中,詹姆斯就凭借这三部小说榜上有名,且都排名靠前。

现在我们可以告诉读者了,这个亨利·詹姆斯,是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散文家之一,与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福楼拜、普鲁斯特、狄更斯、乔治·艾略特、托马斯·曼等并驾齐驱;他还是现代派文学评论的鼻祖,公认的游记名家。他的好朋友、同时代的美国女作家伊迪丝·华顿说:“对亨利·詹姆斯的伟大我从未怀疑过,但在对其人其书了解之前,我无法揣测他究竟有多么伟大。”著名作家海明威说:“我试图像亨利·詹姆斯那样保持冷静……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说:“他(亨利·詹姆斯)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就和莎士比亚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一样稳固。”

二

所以读者现在可以放心了,这本《法国掠影》,是出自名家之手!那么接下来,读者可能更加好奇甚至期待了,《法国掠影》究竟是一部怎样的著作呢?与一般游记有什么区别呢?

关于这一点,可以借用利昂·伊德尔的一番话作答。利昂·伊德尔曾为亨利·詹姆斯的另一部著名游记《英国风情》(English Hours)作序。他说:“詹姆斯不是托克维尔,也不是布赖斯;他肯定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他旅游

是为了愉悦感官；他津津乐道的是古老的事物，如画的美景，高贵的文化古迹，继续和保留的观念——在这个国家的美与丑中所存在的历史意识。对于显而易见的穷困和贫民窟，他也并没有完全视而不见。”

可以说，这位自喻为“多情善感的游客”，“没有任务的作家”，通过对人物和地点的敏锐、细腻观察，对艺术和建筑的有趣、独到评论，不时还穿插进对法国历史和文化的极富学识和个性的讨论，再加上充满文学想象力的散文诗般的优美语言，亨利·詹姆斯式的审美情趣，呈现给读者的，就是由彼时彼地在他心头留下印迹的美景、历史、文学和人们所组成的色彩斑斓的画面。这些画面是零星的，松散的，随意的，没有记录战争与革命意义上的“大”历史，没有惯常对制度的深思和评论，因而也不是逻辑谨严，但它们就像一颗颗珍珠，经由亨利·詹姆斯的行程串连，构成了19世纪法兰西外省生活的独特历史场景，从而使本书成为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历史”，更为真实，也更好接近。所以喜欢历史或对鉴赏和语言艺术要求比较高的读者有福了！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高度物质化、现代化、城市化，生活节奏飞快的21世纪，屡屡在亨利·詹姆斯的心头荡起温情的法兰西，这个“纯朴可爱的红脸膛姑娘”（亨利·詹姆斯语），已经成为传奇了，倒不如“美丽的蓬头散发的仙女”（亨利·詹姆斯指意大利）和“有教养的贵妇”（亨利·詹姆斯指英国）来得多见。1884年，《法国掠影》问世的时候，普鲁士侵略军刚从法国撤走十三年，但那些德国人还在入侵，占满了把

亨利·詹姆斯从一个城市送到另一个城市的很不舒服的火车的最好的靠窗位置。那时候火车与其说是在“跑”，倒不如说是在“走”，还有那慢悠悠、静悄悄地在清波如镜的水面上轻漾的驳船，一切都是那么慢。今天，这些景象不说在别处，就是在法国，也已经销声匿迹了。

在《法国掠影》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词就是“静”：“万籁俱寂”，“寂静的苍白”，“静谧的冷清”……这样一看就让人安静的词语，不一而足。亨利·詹姆斯说了：“假如这种风景并不‘幽静’，那就一无是处。”所以他时时嗅到的，是“一种甜蜜的孤寂，亘古的和平，仿佛弥漫在空气中”（在塔拉斯孔）；处处感受的，是“有一种如画的温馨流淌在这段历程中”（在阿维尼翁）。这些场景，在提醒读者，有一种生活，叫做“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语）。对时下焦虑奔忙的现代人来说，这不啻是一贴清凉剂。

本书作者对“古老”更是情有独钟，这倒是我们时下很乐意欣赏的一种品味。今天，千城一面，我们儿时的潺潺小溪都被严重污染，我们岂不是要和亨利·詹姆斯一样感慨：“当你茫然四顾，寻找早已不复存在的山墙，令他触目的并非它的老，而在于它的新”（在昂热），“有两座可恨的工厂，河岸的景色被他们破坏殆尽了”（在沃克吕兹）。我们忍不住要同意他说的：“无论废墟如何残破，重建何等堂皇，我总是喜欢废墟胜过重建。残存的始终比后添的珍贵。一个是历史，另一个则是虚构。”“我要寻找的东西只存在于那一去不复返的往昔”。我们多么希望生活在博讷：“那是一个昏昏欲睡的勃艮第小镇，

古老而成熟。”

“古老事物……已到了不会再感到逝者如斯的年纪了。时光的流水已磨平了它的棱角，即便它简陋的装饰中仍有某种和平的东西，就像一位迟暮的老者，耳朵聋了，安安静静，它已经对一两百年的差别浑然不觉了。”这是多么贴近心灵的见地！所以《法国掠影》最重要的价值，与其说是一本旅游手册，不如说是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时时回望的精神家园。

三

还记得亨利·詹姆斯星夜穿行在尚博尔的国家森林里时说的那番话：“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湿润的秋天的味道，并不时传来一声响动，告诉你那儿有生灵在活动。而我则一边穿行于夜风之中，一边想着弗兰西斯一世和亨利四世。”我们把这看做典型的亨利·詹姆斯式的旅行，而其中，风景、历史、文学、人们，是不可或缺四个要素。

风景是《法国掠影》不可错过的一道美食。

本书一开篇，就带你进入了愉快的、令人神往的旅程，因为那是从法国的花果之乡开始的。当你来到都兰省的省会图尔镇，这个“风景宜人”的小镇，乔治·桑笔下“气候温暖宜人，雨量充沛”的地方，扑面而来的，是“明亮芬芳的风味”，以及“轻松富裕，乐观向上，终日懒散，而又无所用心”的人民，他们满足于“自感是正统的法国人”。

然后是好几个清晨，日暮，走过“美轮美奂的皇家故居”布卢瓦，走过“洁净的小镇”昂布瓦斯、“高卢最美的城市之一”布尔日，就到了勒芒。勒芒，那是个“万物洋溢着喜悦”的地方。作者说：“我期望看到的迷人风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它都是一派普通的法国风光。然而，一种魅力，一种和谐，一种完完全全的法国生活和轻松愉快的社会氛围，还有一种友善乐观的愿望，这些我都切身感受到了。我不知道彼时彼地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特别的心情，但在那个10月午后人声鼎沸的日子里，在咖啡店前面悠闲地消磨的半个钟头，也许是我从勒芒带走的最难忘的记忆。”

接着便是普瓦提埃——“铺在地上的水彩画”。作者赞叹道：“普瓦提埃的精髓就是它对一位将脑袋探出车窗的外地游客所展现的风景。看到这一些，我便莫名地欢喜……在这儿，小河波光粼粼，倏地一转弯，恰恰是画家或许会创造出的那种奇景，山坡上一台一台的树篱——一簇簇花木和一座座尖顶绿窗的小亭子，错落有致，镶嵌其间。想用文字再现这一切，完全是徒劳无功的事情，只有水彩画才堪当重任。”

等到了普罗旺斯那块“洒满了阳光”的“银灰色的土地”，作者真的是喜不自禁了。他几乎是唱道：“普罗旺斯迷人的景色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白色的岩石上熠熠生辉，在烟雾缭绕的小橄榄林里若隐若现。”作者陶醉了：“置身于普罗旺斯灰绿色的景致中，感觉到一种无穷无尽的美，乘车赶路本身就舒心得很。”他还过了一下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我一边往前走，一边觉得徒步畅游那样一片土地，才是真正的快乐。在普罗旺斯

9月的午后，牧羊人吹着口哨，呼唤着羊群，那时一个人不妨挑个阴凉洼地的温暖地面躺下，倾听蜜蜂的嗡嗡声，以及忧郁的牧羊人吹出的口哨声。”当然，他也没忘了那轮给他带来无数浪漫的亲切的月亮：“在月光的照射下，普罗旺斯风景那层永久的光泽更增添了些许寂寞的苍白。”

真是美不胜收，令人流连忘返！

历史是一有空隙就从书里钻出来的一个身影。

亨利·詹姆斯行走的，是19世纪末的法国外省，但我们从《法国掠影》中看到的，分明是横跨千年的历史场景，从罗马人征服高卢，到十字军东征、英法百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再到辉煌鼎盛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时期，还有血腥残酷的圣巴托罗缪之夜……一个个地方，都和一段段历史、一个个人物对应；一路走过来，公元前1世纪，16世纪，18世纪，时光真的是在你的脚下流逝。那种穿越历史的感觉，真的是非常耐人寻味。

布卢瓦城堡是法国在本地区最美轮美奂的皇家故居之一。亨利·詹姆斯一到那儿，就说：“这地方是法国历史的缩影。”不信，“一迈过门槛，你就沐浴在法国文艺复兴的阳光和雨露之中了”。凝视着路易十二宫殿粉饰一新的门庭，亨利·詹姆斯感觉置身于16世纪了，那个时代“富于表情的面孔好像正在从窗户里、从阳台上、从那尊雕像婚后的叶饰里”窥视着他，令他想起那个曾经为成为人民的好国王而做过很多努力的“善良的”路易十二。路易十二的王后，就是欧洲当时最富有的女

性——布列塔尼的安妮，我们将跟着亨利·詹姆斯在很多个地方遇见她，她也将因此成为读者非常熟悉的一个女性，就像小说里的主人公。布列塔尼的安妮的一生，就是欧洲中世纪领土分封、王位纷争和王室联姻的一个典范。我们将在南特城堡邂逅她，这个与宗教改革关系密切的城市，就是她的出生地；在朗热，她与她的第一任丈夫查理八世结合了，查理八世为了将布列塔尼并入法国的领土，背弃了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玛格丽特的婚约，抢走了玛格丽特的父亲马克西米连的未婚妻——布列塔尼的安妮；在昂布瓦斯，她因失去了查理八世而悲痛欲绝；在布卢瓦，她又同第二任丈夫即路易十二结了婚。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子嗣，路易十二的王位只能传给了女婿弗兰西斯一世，那是法国历史上最著名最受爱戴的“骑士国王”，被视为开明的君主、多情的男子和文艺的庇护者，在布卢瓦城堡也有他修建的一个侧厅。

转着，转着，亨利·詹姆斯又看到了“凯瑟琳·德·美第奇”：“这个地方到处是凯瑟琳·德·美第奇，到处是亨利三世，到处充满回忆，到处飘荡鬼魂”。凯瑟琳·德·美第奇，这个来自意大利佛罗伦萨名门望族的女儿，对法国的历史产生了二十多年的影响，尤其是把美第奇的奢华和艺术品位带到了枫丹白露。她嫁给了弗兰西斯一世的儿子亨利二世，不幸的是，亨利二世钟情的是普瓦提埃的狄安娜，舍农索城堡就是亨利二世献给狄安娜的。亨利·詹姆斯可不同情让多少胡格诺教徒失去头颅的凯瑟琳·德·美第奇，所以那座城堡被他称作“最富浪漫情调的皇家宅邸”，在他眼里，“和昂布瓦斯和布卢瓦的历史截